

# 盛宴的底色

杨嘉辰



《长安的荔枝》电影海报。

息的笔触，为杜牧笔下“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描述提供了最直观的注脚。

第二种是唐朝制度的“效能饥饿”。当李善德目睹荔枝园被暴力机构付之一炬时，他的悲愤质问只得到这样的回复：“为求办事妥帖，自上而下，需要层层加码。”这道出了封建帝国官僚体系运行的本质逻辑：每一级官员为了彰显“尽职”，便依靠不断加码的强制力来确保命令的执行，最终汇聚成一股嗷嗷待哺的洪流，吞噬掉沿途的一切资源和尊严。

我也看到，不少人用安史之乱自我安慰。弄权的宰相、擅权的宦官、自大的皇帝和被污名化的贵妃都将在战乱中付出代价，总算是电影文本之外有了个“大团圆”的结局。可惜，这种“大团圆”只能勉强聊以自娱，却安慰不了千年前饥饿的黎民，更安慰不了杜甫笔下“朱门肉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泣血控诉。

电影中以杜少陵的诗集作结尾，是恰当且精妙的。影片最具震撼力的一笔，莫过于结尾那个看似不经意的镜头：

当故事围绕一枚荔枝的生死转运尘埃落定，镜头缓缓从案几上那珍贵的荔枝拉开，露出了整个宴席的全貌——来自帝国四方乃至异域他乡的奇珍异果堆积如山。

那曾耗费无数生命与财富、让李善德九死一生运来的荔枝，此刻竟如此渺小，如此不起眼地淹没在这片奢华的海洋里。

它意味着：在荔枝使之外，还可以有“榴莲使”“菠萝使”“莲雾使”……他们未必都如李善德般尚存一丝“善”念与“德”行。

荔枝，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它只是一个载体，一个符号。

千年前的荔枝早已化作泥土，可那段关于代价与选择的故事，却始终在提醒我们：每一段历史里，都藏着无数普通人的悲欢。而读懂这些悲欢，或许正是我们回望过去时，最温柔的方式。

## 影视观察

封建社会的煌煌史册，向来是帝王将相的舞台，金戈铁马，宫闱秘事，构成我们对历史的想象。

而那些“无关宏旨”的细节——一粒米、一缕丝、一枚跨越千山万水的荔枝——往往在史官的春秋笔法下被一笔带过，或干脆湮没无闻。

这种书写方法，悄然塑造了我们的历史观：我们习惯性地赞叹“一骑红尘妃子笑”表面的浪漫与暧昧，却易于忘记那“红尘”背后，在没有冷链技术与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将岭南鲜果保鲜运抵长安，需要付出怎样惊心动魄的代价、编织何等精密而残酷的物流网络。

电影《长安的荔枝》的价值，正在于它精准地将镜头对准了这被宏大历史叙事刻意忽略的“断裂处”。

它虽为小说改编，却深得“新史学”之精髓。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理解活生生的人，才是历史研究的灯塔。”历史不是只有王侯将相、本纪列传，还有那些被遮蔽的沉默之声。

《长安的荔枝》正是通过对“荔枝转运”这一看似微小事件的极致聚焦和戏剧化呈现，像一把精密的手术刀，剖开了“开元盛世”光鲜亮丽的表皮，暴露出其下盘根错节的权力运作、制度性压榨与人性的挣扎。

在观众的哑然失笑间，李善德的呐喊惊醒了我们：每一段被书写的历史，都有被重新审视和讲述的意义，哪怕是以电影的方式。

《长安的荔枝》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号称“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历史课上，我们总会为盛世的字眼出现感到欣喜，我们习惯性地“盛世”想象为一个充盈、富足、万国来朝的巅峰状态——《汉武帝大帝》里“虽远必诛”的豪迈，是《妖猫传》中的花萼相辉楼，是《康熙大帝》主题曲里的那句“向天再借五百年”。

我讶异地发现，构建了我对古代“盛世”的想象的，唯有影像。

那么，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盛世，会饥饿吗？《长安的荔枝》回答：会。盛世有两种饥饿感。

## 音乐咖啡

# 湘江弦歌

张鑫

7月19日晚，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长岛颂歌》在长沙音乐厅首演。该作品由湖南省湘剧院一级作曲柳俊、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长远、青年作曲家臧婷共同创作完成，并入选文旅部2024—2025年度“时代交响”创作扶持计划。作品以湖湘文化为核心，通过《赤壁》《麓山黄》《窑·韵》《楚伶》《长岛颂歌》6个乐章展现湖湘文化的历史文脉以及湖湘人民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精神。本场音乐会由湖南省文旅厅主办，湖南省湘剧院承办，湖湘民族乐团演奏，特邀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担任指挥，著名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精彩演奏。

第一乐章《汨》，在轻柔的弦乐声中铺展开来，伴随着碰铃的点缀，营造出江水起伏荡漾、波光粼粼的意境。随后，长沙市芙蓉区育英第二小学雅乐团童声合唱《月亮粳粳》，歌颂湘江母亲河，也揭开了千年湖湘文化的序幕。竹笛、二胡依次奏出音乐主题。作曲家将《月亮粳粳》的主题旋律融入作品，在速度、节奏、和声方面通过变奏的手法推动音乐的发展，层层递进。混声合唱的加入，以人声的形式反复强调音乐主题，突出了作品的“颂歌”性质，也塑造出宏大的史诗性场面。

第二乐章《赤壁》以慷慨激昂的情绪沸腾了整个音乐厅。打击乐以沉重的鼓点瞬间将观众带入动荡不安的年代。激昂的弦乐和鼓角争鸣的打击乐相互呼应，奏出了三湘儿女救国图存的热血豪情，奏出了战场上英勇杀敌的铁骨铮铮。

第三乐章《麓山黄》赋予管弦乐香气。作曲家从岳麓书院的千年文脉中汲取力量，以巧妙的构思和丰富多元的乐器音色刻画千年书院的治学担当。古琴独奏，意境悠远，诉说着岳麓书院的千年文脉；传统乐器箫，奏出岳麓书院的文人气息；竹笛旋律，声声入耳、清脆嘹亮，“惟楚有材”的诵咏声回荡在整个音乐厅。在乐队中，不同乐器被赋予不同的角色，以各自的声音特色奏出岳麓书院的千年文明。

第四乐章《窑·韵》具有独特的西域风情。一组特制的铜官窑瓷器化身乐器，以清脆、空灵的声音揭开

了铜官窑的神秘面纱。紧接着，西域风情的音乐旋律依次由竹笛、琵琶、扬琴、中阮独奏，表达铜官窑瓷器通过丝绸之路的方向走向世界各地的意蕴。铜官窑瓷器与弦乐、打击乐的配合中，声音异常独特，像铜官窑瓷器经过窑火烧制后的开片声，也像是丝绸之路上的阵阵驼铃声指引前进的方向。这部作品亮点纷呈。与乐队融合的铜官窑瓷器，体现出非遗与现代作曲的巧妙融合，也体现出作曲家对于新的乐器声音的探索与追求；《窑·韵》的独特风格不仅体现出作曲家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掌握和灵活运用，更体现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多样性。

第五乐章《楚伶》，如泣如诉，感人至深。作曲家从中国传统音乐楚调中获取灵感，将楚调中暗藏的人文风骨和江湖故事通过琵琶与乐队的合作呈现出来。随着音乐的逐渐发展，贾谊的孤窗、杜甫的扁舟、湘妃的悲情都得到很好的诠释。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的演绎推动了作品情感的表达，从珠圆玉润的慢速弹挑，到中段的快速轮指，奏出了湘妃泣泪般的悲婉。

作为音乐会的主乐章，第六乐章《长岛颂歌》通过混声合唱与乐队的配合，塑造宏大场面。作品开始以定音鼓、大鼓奏出的惊雷意境，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惊雷之问。通过音乐的层层发展，这个问题得到解答。混声合唱的加入，以不带歌词的旋律呈现，与乐队之间的配合相辅相成，时而问答、时而对话、时而交融共鸣。橘子洲头“百舸争流”的豪迈与湘江波澜壮阔的气势，像两股巨浪轰然交汇，点燃在场观众的热情。最终，问题得到解答：“以浪，以血，以红日初升的磅礴，以继往开来的气魄！”

正如作曲家刘长远说：“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凸现湖湘文化既有经世致用的刚劲，又有亲民人心的柔软。这刚柔并济的生命是最动人的地方。”从《汨》的江月童谣到《赤壁》的刀光剑影，再到《楚伶》泪染湘江、《长岛颂歌》挥斥方遒，《长岛颂歌》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化作奔腾的音符，渗透到观众的心灵。



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长岛颂歌》现场。

湖南省湘剧院供图

## 翰墨飘香



曾昭才(中)及其书法作品亮相“伟业——湖南省主题书法篆刻作品展”。 通讯员 摄

# 砚底藏笔墨写初心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蝉鸣在梧桐枝叶间此起彼伏，织就一曲热烈的夏日交响。穿过长沙城南一寻常小区的郁郁树影，住宅楼的一隅藏着一方墨韵天地——曾昭才先生的书法工作室。

## 岁月凝墨情

推开门扉，满室清凉与墨香撞了个满怀。曾昭才先生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快进来，尝尝刚泡的茶。”

这是一处由普通居室改造的书法工作室。原本的客厅被改成开阔的创作区，一张木制大案横亘中央，案头砚台里墨汁饱满，笔架上挂着几支毛笔。书架上古籍碑帖与宣纸错落，阳台晾画杆上的作品墨迹未干。盛满生活痕迹的老房子，在笔墨晕染中完成了从烟火人间到艺术秘境的蜕变。

青瓷茶杯轻叩木桌，氤氲热气模糊了轮廓。曾昭才在长凳上坐定，说话声如洪钟般清亮，那股爽朗劲儿，全然不像浸过岁月风霜的模样。

三盏茶后，袅袅茶雾中，记忆飘回20世纪30年代的宁乡坝塘。物资匮乏的岁月里，少年曾昭才用粗糙的毛笔在废纸上临摹字帖，笔尖划过纸面的晕染，如种子落入时光土壤，默默扎根。

人生前半卷，曾昭才在金融世界深耕。四十载生涯，从宁乡停钟村信用站的煤油灯到农行省分行的玻璃窗，从株洲攸县的“三农”金融服务一线到全国农行系统率先研发金融TC卡的案头，数据与账本是他的亲密伙伴。只是夜深人静时，少年时的那缕墨香总在记忆深处萦绕。

曾昭才摩挲着杯沿，目光落在案头的砚台上。及至退休，他终于能从金融报表的世界转身，全身心投入笔墨天地。宣纸上的笔锋代替了账本上的数字，毛笔的柔软触感取代了键盘的冰凉。

## 砚田勤耕耘

曾昭才习书法，从无捷径。在墨海里慢行，他踏得扎实。

从横撇竖捺起步，他如老农耕地般细琢磨：于楷书悟规矩，行书习灵动，隶书寻古朴，篆书探渊源，草书品性情。埋首书法史长卷，秦汉碑刻的厚重、唐宋墨迹的灵动，皆成艺术滋养；啃读《书谱》《艺舟双楫》等历代书论，于文字间领悟笔法法理。

历代书法家的风骨，是他学习的范本，更是精神的滋养。王羲之的虚怀、颜真卿的忠义、苏轼的豪放、米芾的率性……曾昭才尤爱赵孟頫“圆转道劲，典雅平正”的书风，常临帖至深夜，让笔墨风骨融入血脉。

学艺路上，他如海绵般汲取养分，多次向王斌、马牧、简耀斌、康移风、杨炳南、倪继周、陈迎楷、孙崇祥等名家请教，在点拨中领悟笔法精要，在交流中拓宽眼界。

为寻书法真谛，他的足迹遍布山河。故宫的朱墙、孔庙的碑林、敦煌的壁画、布达拉宫的经卷、博物馆的书简，都成了他的“无言师”。在岳阳楼的“忧乐”里悟情怀，在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材”中寻根脉，曾昭才静观沉醉领悟。

曾昭才，曾是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一级巡视员，在金融江湖纵横四十载；如今，他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他以笔墨为舟，在艺术长河里慢行。

关于书法，曾昭才总结出“六多”法门：多看、多学、多思、多练、多创作、多参展。他一一解读：多看帖悟其神韵，领略书法的精妙之处；多临写得其筋骨，让笔画更加有力，结构更加严谨；多思考明其法理，理解书法的内涵与规律；多练习熟其技巧，让书写更流畅，技艺更娴熟；多创作抒其胸臆，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融入作品之中；多参展广其见闻，接触更多优秀的作品和书法理念，拓宽视野。

临摹古帖后，曾昭才常会静坐窗前，让笔尖的余温慢慢沉淀，在茶香与墨韵中揣摩古人挥毫时的心境，从一笔一划里感受喜怒哀乐流转。

笔墨之外，诗词亦是他寄情的天地，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在数十家媒体发表五百余首诗词，字里行间皆是生活感悟与岁月深情。

## 笔墨寄丹心

木案前，曾昭才站立凝神，饱满的墨汁顺着笔锋缓缓凝聚。宣纸在案上平展如镜，他深吸一口气，手腕轻悬，笔尖猝然落下。笔锋在纸上游走，墨痕在宣纸上洒开深沉的黑，目光随着笔锋流转。写到酣处，他手腕陡然一转，笔锋急转直下，最后一笔如裂帛般戛然而止。

“我写书法，一为老有所乐，在笔墨里修身养性；二为老有所为，用字迹写时代，暖人心。”望着刚写就的“风华正茂”条幅，他眼里满是真诚。

近年来，他带着笔墨走过山山水水，在110多场省内外、国际书画展中留下身影。在他看来，各类奖项与认可于他，不及乡亲接过春联时的笑容珍贵。2021年，他挥毫参与“百米长卷颂党恩”创作，把对党的赤诚融进笔墨；在“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笔会上，他与名家共书“文脉永续”，让湖湘墨香飘向更远的地方；在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的“伟业——湖南省主题书法篆刻作品展”“风华正茂——湖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书法展”上，他用笔墨致敬时代。

更动人的是墨香里的善意。在调研路上，他为基层文化广场、图书馆、陈列馆、农家书屋等赠送的3000多幅书法作品，像蒲公英种子般落在社区与乡村，墨香悄悄融进寻常日子的晨光与暮色；湖南生命树自闭症儿童关爱中心的义卖现场，他的笔墨换来了孩子们的玩具和用品。他策划的“爱在深处”拍卖会，筹集了9万多元善款温暖着邵阳的贫困孩子；《清平乐·六盘山》等作品在慈善活动中一次次落槌，拍款让浏阳市永和镇增加台村和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地垦开一片爱的涟漪。

夕阳西下，余晖透过窗户为宣纸镀上金边。笔锋流转间，半生金融的严谨与一世笔墨的温润交融。曾昭才放下毛笔，宣纸上未干的字迹里，藏着他用笔墨丈量岁月、以初心书写人间的赤子情怀。盛夏的蝉鸣仍在窗外起伏，又是一个热烈的黄昏。